



可以立即做处理。他们把老人搀扶出房间，这一楼层的公共空间里正在开展“健康沙龙”活动，养护院里的医生在为老人们介绍中医养生知识，二三十个老人正津津有味地听着。医生还给其中的几位现场做起了针灸，一位阿婆有头晕的症状，扎针二十分钟左右后有明显的缓解。医生观察了陈爷爷的情况后，很快也对他采取了针灸疗法。

陈爷爷在接受治疗时，阿娜西在一位坐轮椅的老阿婆旁边蹲下，抚着她的背，和她拉起了家常。走到另一个楼层，阿娜西老远就跟一名老人笑着打招呼，问他：“今天要拍照吗？”阿娜西教老人一个新的拍照姿势，在他灿烂的笑容中，为他连拍了好几张。

“刚刚这个老人特别喜欢别人给他拍照，所以我每次都尽量想办法让他开心。”对养护院里入住的220多名老人，阿娜西不仅记得住他们的名字，也熟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和喜好。老人们都特别喜欢她，总是亲切地叫她“院长妹妹”。

到中国已经16年的阿娜西，在复旦大学所学的硕士专业是法律，这本和养老没有什么关系。2019年4月，海阳集团派她到公建民营的练塘九峰养护院当院长，她向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坦言“当时很紧张”，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工作的经验。

在同事的帮助下，她渐渐熟悉了养护院的工作，也爱上了这份事业。她说：“我们要尊重每一个老人，这样才能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。想要院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认同这个理念，就得从我开始以身作则。”

入住九峰养护院的老人主要来自周边村镇，他们爱吃本地口味的饭菜、喜欢听沪剧，院方为他们安排会做当地饭菜的厨师，联系沪剧院团来演出。“有的老人自己不会写书法，但他们喜欢围观别人写，我们就经常组织类似的活动。”养护院里还专

门开辟了一处佛堂，尊重老人们的宗教信仰，让他们可以就近礼佛。

古色古香的窗棂、成套的编钟、优雅的古琴，一口大鱼缸变换着五彩的灯光……如果不是老人们穿行其间或者坐着聊天看报，人们会以为这是某个文化场馆或者高档酒店，实际上这是在上海杨浦区社会福利院里随处可见的场景。这里两个院区共有1295个床位，是上海市区规模最大的养老机构。

在该院副院长、杨浦区养老服务协会会长乔毅皓看来，养老机构要让老人充满对幸福和美好的期待，因此她和同事们在各个方面花了许多心思，去达成这样的愿景。

“银发课堂”是福利院创立已经20余年的品牌项目，老人们学音乐、学书法、学手工；尤其是近期的“手机使用”课程特别受欢迎，老人们掌握了这项技能，就可以自己和亲朋好友联系、了解大千世界的信息。

“游园会”也是这里的品牌项目。多年的养老工作经历让乔毅皓明白：老人们其实都有一颗童心，他们特别愿意体验热闹有趣的娱乐项目。这对年轻人而言，只要走进游乐场就可以满足。但老人们的行动能力有限，他们想要实现心愿并不容易；尤其对于这里来说，老人平均年龄达88.6岁，失能失智老人占80%以上。

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她和同事们经过努力，终于成功地让小火车、旋转木马、棉花糖、打地鼠机这些设备走进了福利院。

让乔毅皓印象非常深刻的是：小火车开来时，一位平时要用鼻饲管的阿婆也想要坐起来。在四个人的合力搀扶下，她终于登车，火车开动时，老人笑得像个孩子。不久，这位阿婆去世了，她的家人后来专门来感谢院方：“谢谢你们让老人在离开世界前有了一段非常美好的经历。”

机构养老被规划为养老的“托底”，是整个养老事业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



疫情的考验

养老机构是人员密集的场所，而老人又是抵抗力相对较低的群体，在新冠肺炎疫情中，这里面对的考验可想而知。

疫情形势较为严重的几个月里，上海的养老院严格按照民政部门以及经营主体的规定，实行封闭式管理。许多护理、后勤工作人员和老人一起，几个月不出院区；需要外出换班的工作人员，也执行了严格的消毒和隔离制度。这段时间，由于没有外界的探视和外来食品的进入，一些养老院内老人的流感和肠胃病发生率也有了明显的下降。